穀禮問解

三

爲出繼子服

出後者所生親喪以服爲位次又服盡後參祭

疑禮問解卷之三

喪禮 不杖期

問家禮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據此則爲出繼子當爲大功而卷着服制圖則降服不杖期何也 宋浚吉

答云云見上家禮圖服制條

問爲人後者遭本生親之喪猶以兄弟之次爲坐否過期服盡後常服参祭而不哭耶 黄宗海

哭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卒已則否

答為人後者於本生父母之喪亦以服次為主雖不安禮當然也服雖盡祭祭則當隨兄弟而哭

問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卒已則否註以為在遠不及識其說何如

答云云見下卒服條

妾孫承重為其所生祖母緦服

問妾孫為祖後則為其父所生母雖無服然亦應服承重三年者也似當依妾子為母緦而心喪之例為心喪三年如何宋浚吉

答妾母不世祭則元無承重之義應限三年云者不然矣然雖無服豈可遽同於平常之人乎仰諸

孫期服之制而若心喪者可也

女適人而無夫與子之子宇通謂男女耶

問女適人而無夫與子之子宇通謂男女耶

若只有女則不可謂有子耶 黃宗海

論無夫與子有為其父母服期

答若有女子則不可謂之無子也

問女之無夫與子者似當為其父母服其本

服而其舅姑在則如何 宋時烈

答以儀禮疏觀之女子適人無主者雖反而不絕於夫氏故為父母猶服期舅姑有無不當言也

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曰此等親雖適已降在大功雖

哭

答為人後者於本生父母之喪亦以服次為主雖未安禮當然也服雖盡祭祭則當隨兄弟而哭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卒已則否

問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卒已則否註以為在遠不及識其說何如

答云云見下卒服條

問妾孫為祖後則為其父所生母雖無服然亦應服承重三年者也似當依妾子為母緦而心喪之例為心喪三年如何宋浚吉

妾孫承重為其所生祖母無服

答妾母不世祭則元無承重之義應服三年云者不然矣然雖無服豈可處同於平常之人乎伊諸

孫期服之制而若心喪者可也

女適人者無夫而有女子則不以母子論

問女適人而無夫與子之子字通謂男女耶若只有女則不可謂有子耶 黃宗海

答若有女子則不可謂之無子也

無夫與子有為其父母服期

問女之無夫與子者似當為其父母服其本服而其舅姑在則如何 宋時烈

答以儀禮疏觀之女子適人無主者雖反而不絕於夫氏故為父母猶服期舅姑有無不當言也儀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曰此等親出適已降在大功雖

斬之服期不絕於夫氏故次義服之下女子子不言報者女子子出適大功尺為父母自然猶期不須言報故不言也姑姊妹出適為姪與兄弟大功姪與兄弟為之降至大功今還相為期故須言報也

家禮考證 杖期條繼母嫁母之註字

問杖期條嫁母出母及父卒繼母嫁而已從之乃子為母之服也不杖期條嫁母出母為其子及繼母嫁母為前夫之子從己者云者乃母為子之服也上所謂嫁母謂所生之母父卒而嫁者也下所謂嫁母謂非所生之繼

母父卒改嫁而前夫之子從已者母為之服
也所生之嫁母自三年而服期故謂之降服
非所生之繼母嫁當無服矣已從之則以義
而服期故謂之義服其義自別尊兄比而同
之疑嫁母之重出不亦誤乎須並與入母圖
而更詳之為當若如兄說不嫁之繼母則反
不為子而服之耶 申知事謹

答不杖期條繼母嫁母之下母字分明是而字之誤既曰繼母又曰嫁母直是不成文理来示云此嫁母謂非所生之繼母未知有所生之繼母乎

問家禮期服條楊氏所添姊妹既嫁相服期可疑 宋時烈

答不但楊說朱子說亦然與儀禮不同極可疑曾問之鄭景任答云謏聞寡見常以為疑高明亦疑之矣但聞姊妹皆嫁不再降亦未見其出處只是理當如此云

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註未嫁者謂已許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又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又疏云兩女各出不再降若兩男為人後亦如之○語類朱子曰

遭服而出繼者當遂其服

姊妹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則未嘗降又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已嫁則降為大功姊妹之身卒不降也

問有人服期大功而出後者當依禮降一等

元宋淩吉

答不然通典已論之

庾蔚之曰五服皆定於始制之日女氏大功之未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內出為族人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為斷唯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

出後者為本宗適人者再降

女君沒後妾為女君當不杖之妾

義絕出則除之

問出繼者為本宗親適人者再降否宋淩吉

答一非降見儀禮若降一等與他兄弟無異

儀禮喪服小功章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

問妾為女君服期女君不為之服妾又服女

君之黨何義耶喪服小記從服者所從亡則

已疏唯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云云此

禮可行否宋淩吉

答女君於妾無服只妾服註妾服女君之黨通典

論之女君沒猶服其黨者疏說雖如此於禮無見

祖妾期後服色

可疑

喪服註女君於妾報之則重降之則嫌○通典荀訥答劉係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斬服不與服君母當同之邪

問今有一士人遭祖父母喪終期年食素居外一如喪人至於服闋亦白父有重喪子何敢純吉用白帶素服而不與宴樂此意甚善何如愚伏答曰此正聖人所謂釐子加於人一等者可敬白帶素服亦得縞冠玄武之義

服中赴舉

然帶用黑色似為得中如何宋淺言

答鄭說是

問祖父母喪赴舉程子非之而不及兄弟之喪亦有問否然兄弟葬前則赴舉似未安而今之為士者祖父母期內及兄弟葬前率皆赴舉參以禮律果無未安否或有外祖葬前不赴舉者此則似過如何如何退伏答曰雖同是期豈無差等然葬前則赴舉未安外祖葬前不赴舉似過云未知如何宋淺言

答當以朱夫子答李晦叔問為準鄭說得之

李晦叔問為長子三年及為伯叔兄弟皆期服而不解官為士者許赴舉不知當官與赴舉時還吉服耶衰服耶若須吉服則又與五服所載年日相戾矣朱子曰此等事只得遵朝廷法令若心自不安不欲赴舉則勿行可也當官則無法可解罷伊川先生看詳學制亦不禁冒哀守常此可見矣但雖不得不暫釋衰亦未可遽純吉也

問服中不聽樂亦有輕重親疎之差何以則合於禮意耶 宋淡吉

答雜記及朱子說可考

雜記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妻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註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為之止陳氏曰樂不止於琴瑟

為大宗子大宗婦服

琴瑟不御者而已○問坐客歌唱者如之何朱子曰當起避

齊衰三月

問有大宗有小宗若嫡子三月服當何

宗耶

答大傳可考

大傳註凡大宗族人與之為絕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為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

大功

大功始去負版辟領衰

問家禮大功始去負版辟領衰而楊氏立氏所論不同今何所折衷耶 黃宗海

答云云見上 成服條

出繼者為本親適人者再降

問為人後者為本親適人者降一等乎降二等乎 吳正郎允諧

答云云見上 不杖期條

出絕者之妻為夫本親降

問妻從夫服皆降夫一等禮也為人後者之妻於夫本親當又降一等乎 宋後吉

答降二等似無疑

問家禮大功條下楊氏曰當增姑為嫡婦不

為舅後者云云舅姑之於嬪婦本服期何以
云小功耶宋時烈
答按古禮衆子婦小功嫡婦大功兄弟子之婦亦
大功朱子曰兄弟子之婦正文而舊制為大功小記註夫有廢疾或
死而無子不受重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
之程氏所增嫡婦不為舅後者小功即以此為據
也但惠公宗朝魏徵升衆子婦大功同於兄弟子
之婦又升嫡婦期則今嫡婦雖不得主祀當與衆
子婦同為大功似可也
問家禮不杖期條女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

後者云父雖在亦服期耶不降是何義宋淩吉

吾儀禮可考也

儀禮喪服大功章女子適人者為衆昆弟鄭註父在則同父後乃為父後者服期也○記疏云嫁有歸宗之義歸於此家故不降也

問祖父生時嫡子及嫡孫皆死次孫當為承重而又死則祖父當以嫡孫例服期否抑只服大功否宋淩吉

答楊氏圖式已論之

長□圖式說曰三年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
之三年祖不爲之屈而孫服父祖不得孫也

大功[illegible]業

問喪禮之訓今承來示始知朱子所訓之意
良幸良幸豈以大功之喪廢事過重而爲是
說歟 中知事堤

答廢業之詳朱子已有定說又何疑也大功廢所
業之事實爲過重豈有是理古禮期大功不聽
樂小功緦麻則不避聽樂大功廢業於義爲合
朱子曰居喪廢業業是簨簴上板子廢業不作
樂耳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大功以下計閏

問凡喪期以上不計閏矣大功以下既以月數則似當計閏矣如何如何姜博士頑期

答鄭玄及射慈說分明

通典鄭玄云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射慈云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九月以下數閏也

小功

問母出則母黨無服否出後者為所生母黨當如何服耶宋淡吉

出母黨及為人後者本生母黨服

答據儀禮喪服及鄭氏說出母黨應無服為人後

者所生母黨降一等為是

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為母期則為外祖父母無服（通典吳熊曰子雖不服外祖猶為服緦麻）○通典吳氏曰出母之黨無服○鄭氏曰雖外親無二統（既為所後母黨服又為生母黨服則是二統也）

問嫁母黨服宋綏吉

答嫁母黨經無不服之文通典亦言之但家禮嫁母出母服無異獨於其黨不同未知如何

吳氏曰嫁母父不命出嫁母之黨自應服之

問家禮母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小功若母

亡而有繼母則其父母兄弟之服亦遵是禮否雖繼母死後亦服否宋後言

答母出則以繼母之父母兄弟為外家故不論繼母之存亡皆有服若母不出則繼母雖生存不為繼母之黨服也若妾子則為嫡母黨服嫡母死則不服也

服問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與

曰母出謂已非被出非死謂已母死亡父再娶○鄭氏曰雖外親無二統○盧氏曰繼有十繼非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

外親適入不降

問外親適人者亦當降耶

答不降喪服疏可

降疏見上

本生母黨當

喪服疏外親適人不降○又曰外親無出入降○通典賈喜云大夫為其外親為士者尊雖不同亦不降

小功緦服

問緦服

答云云見下緦服條

內外無親者服制當以親者為

問今有一人之身而內外無親者未知緎謂與服制將以尊且重者為主否李唯寀

先

答通典已論之

庾蔚之曰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尊卑之義當以己族為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為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關婦人之例無嫌其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為己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姊妹而為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

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母而為從父昆弟之子婦則又可婦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緦麻

問喪服圖式承重妾子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為所生母服本服此說如何李惟泰

答承後之義既重儀禮為其母緦更無無嫡母則為其母申之文楊氏所引宋朝制令雖本於開元禮恐不可從也

問為人後為本生外親降服否李時烈

庶子為父後者嫡母卒後為其母

為人後為本生

外親

庶子為父之他妾

為妻嫡母

庶子庶母

答云云詳見上小功條

問庶子為父之他妾之服未見其文當從適子為庶母之服耶 黃宗洛

答此在通典可考也

通典晉徐邈云兩妾之子宜相為庶母緦麻也

問妻嫡母服一依妻母行之歟不著於禮何也問之愚伏答曰未詳不敢臆說云 宋淳吉

答繼母嫡母於禮並無蓋蒙生母故不言也其妻服喪則其夫無服似為未安

問琴聞遠問庶母之服退溪答曰禮庶母之

為夫之曾高祖

服緦麻指父妾之有子者言之也然則似為
無子之妻無服也又曰尊公侍人雖無子乃
代幹之人宜服緦而稍加日數云云庶母之
無子者果無服則固不敢踰禮而服之然禮
有同爨緦之文猶可依此而服之耶退溪所
謂稍加日數者何耶過於緦而不及於小功
其制何如 姜恃士頑期

答庶母雖無子若同居則以同爨服緦有養育之
恩則服以小功亦無妨

問妻為夫之曾高祖家禮緦古禮不著何歟

宋淩吉

答橫渠已論之

問為夫之高曾宜無服而緦者何張子曰此亦古無明文至唐開元禮始為緦宋朝猶然

問舅之妻無服　國制緦當何從　宋淩吉

答舅之妻謂之舅母古禮推不去開元禮及　國制皆緦從厚恐不妨

問兩妾相為服否其服幾何

答通典可考

徐邈曰禮無兩妾相為服之文然妾有從服之

舅之妻

兩妾相為服

緦不降之說

制士妾有子則為之服緦妾可得從服又有同室之恩則有緦服義也

問緦服不降云而家禮服制圖緦服出嫁無如此者雖緦猶降而無邪 吳正郎允諧

答緦不降之文禮經無之疑是俗人曰喪服疏外親不降之說而傳訛也以儀禮家禮觀之當降無疑

儀禮殤服大功七月註云不忍從父昆弟之降而絕也蓋不立七月之制則從父昆弟長殤為小功中殤為緦麻下殤則絕故也○奔喪婦人

服制輕重之辨

降而無服者麻註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無服也據此兩條緦服之當降可知○家禮緦麻條云為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按家禮只此一條不降則其餘皆降亦可知矣

問五服之制聖人所以酌處之意至矣其輕重大小之差宜無一不合於人情者而竊以常情言之外祖之服下同於從母從母與舅親同而服殊嫂叔以嫌不服而婦姒從夫相報舅之於甥婦有服而甥婦之於舅則不報如此之類不能無疑願聞其義宋時烈

答經傳及先儒說可考

經曰為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曰外親之服又過緦今乃小功故發問云以尊加者以祖是尊名故加至小功○從母小功

舅緦麻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何以緦從服也唐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之與姨親疎相似而服紀有殊理未為得魏徵等議曰謹按舅緦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朱子曰外祖父母只服小功則姨與舅合同為緦麻魏徵反加舅之服以同於姨則為失耳○又曰母之

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為子者於舅服總於姨母服小功也（朱子說與儀禮經文有異更詳之見姊妹既嫁服條）

○又答余正夫曰姨舅親同而服異殊不可曉禮傳但言從母以名加也然則舅亦有父之名胡為而獨輕也來諭以為從母乃母之姑姊妹而為嫂者恐亦未然凡此皆不可曉若曰姑守先王之制而不敢改易固為審重然後王有作曰時制宜變而通之恐亦未為過也○喪服傳夫之昆弟何以無報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

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註道猶行也謂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婦嫂者尊嚴之稱嫂猶叟也叟老人稱也是為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男子之服服己則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慎乎通典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士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云云謹按嫂叔舊

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至開元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貞觀禮為定○問嫂叔舊無服今有之何也程子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只為無屬今上有父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

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超然無事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舂不相不巷歌鄰翁救之況至親乎○遺書朱子曰嫂叔先儒固謂制服亦可則徵議未為失也○經為夫婦如婦服傳曰婦如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朱子曰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夫之舅却無服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身上推將來故甥之妻則從夫身上推將來故狹（語類○以上遺漏說○）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

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疏親親者父母為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為首次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為人適人為出及為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之六等是也○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註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

君妻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婦奴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為君所厭自為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

為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傍殺而親畢矣註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為三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為五謂自此三者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又不言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疎略故惟言以五為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是傍殺也高

童子而長者遂成服

祖外無服故曰畢矣以上通論

附童子服

問殤喪皆降一等殤於長者喪亦遞降一否愚

伏答曰喪服記曰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

室則無緦服戴德曰十五至十九為父後者

其服深衣不裳不為衰庶人制服者為用心

不能一也據此則緦服輕唯當室童子與族

人為禮故服之然猶不備其制不當室者不

為服也小功以上則不當室者皆服唯十四

以下不逮麻則否又曰非當室則無服云者

本為緦服不拘本宗與外親者祖父母凡為
諸父之喪自是重服不當論也遠嵗月義如
報服則恐不然有知則有哀有哀則有服何
可以已年之少而減其月數乎是說無何未
發吉

答凡服必相報長者於童子亦已遞減其服則童
子於長者亦遞減以報之明矣遠要服記註疏當
室童子雖服本宗而不服外親之緦是亦遞減之
義也不當室者雖本宗亦無緦則一切又上獨不
遞減乎惟祖父母曾祖父母則衣女雖適人不降

之義童子似亦不降也更詳之

喪服記註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為家主與族人為禮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疏曰與宗室往來故為族人為緦服若然不在緦章者若在緦章則外內俱報此當室童子直與族人為禮有此服不及外親故不在緦章在此記也○玉藻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註無緦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緦喪不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童子未能習禮且緦服輕故父在不緦父沒則本服不可

違矣○喪服傳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疏此
爲童子以其未冠首加免而已○雜記童子哭
不偯委曲之聲不踊不杖不菲草屨不廬倚廬疏未成人
者不能備禮直有衰裳絰帶而已○問喪童子
當室則免而杖矣疏謂適子也○喪大記子幼
則以衰抱之○開元禮若適子雖童子亦杖幼
不能自杖人代執之○劉智曰嬰兒無知然於
其父母之喪則以衰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
○譙周曰童子小功親以上皆服不免不麻當
室者免麻十四已下不堪麻則否○射慈曰六

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宜著布深衣○崔凱曰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服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庾蔚之曰禮稱童子參差不一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者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射慈以為未八歲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殤服

問舍弟霖之子十五而逝家禮所載應服期者中殤七月云而儀禮喪服條子之長殤中殤為大功云然則以大功九月定而行之耶

且殤之經不揉垂註不揉垂者不絞冝帶之垂者云所謂揉垂者指古禮成服前散垂腰經而不絞者耶抑或成服而不為垂帶耶從叔應服小功者於長殤降服緦則今此中殤降而無服耶緦不降之說載何書耶應服大功者家禮以此降等云當服何服耶洪永言

答所示中殤大功之服當服七月也揉垂之說指小斂後散垂三尺之謂也從叔應服小功者於長殤降服緦中殤降無服明矣緦不降之說之

無稽者也家禮云妻為夫之從父姊妹適人者不降也其餘則皆降而無服可知也

凡殤計年以月生未三月之殤

問喪禮備要凡殤數其年以月不以歲者何義生未三月則不哭之亦非人情如何如何

嫡長殤與他殤同冠笄嫁娶不為殤

應服斬衰三年之長子以殤死則比他殤亦當加一等否且小記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家禮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云兩說不同今當何從李惟泰

答禮經及通典可考小記家禮雖似不同冠笄娶恐皆勿殤耳

通典徐整問射慈曰八歲以上為殤者服未滿八歲為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生七年十二月死此為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以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為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為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喪服傳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疏家云男子八月生齒八歲齔齒女子七月生齒七

歲齔齒今俾攄男子而言故八歲以上為有服之殤也必以三月造名始哭之者以其三月一時天氣變有所識眇人所加憐故攄名焉限也未名則不哭者不以日易月哭初死亦當有哭又曰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若至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惟攄父母於子不關餘親子中適長嫡若成人為之斬衰三年今殤死與衆子同者以其殤不成人如穀物未熟故同入殤大功也王肅馬融以為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殤之期親則以旬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就喪已則否

有三日哭緦麻以三日為制

附税服

問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已則否註税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祖父母至親而以已之在遠不及識不税其喪揆諸情理終有所未安無乃鄭註或失本意抑有他義於其間耶 宋浚吉

降而在緦小功者耿

答小記註說固可疑也通典張亮果有云云北齊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生不及者是已未生之前已沒矣乖隔斷絕父始奉諱居服而已否者尋此文義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不復追服先代之親耳豈有並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問小功稅服則以小功而降在緦者亦稅否

宋後吉

答檀弓及小記註詳之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税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註若是小功之服不税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矣其可乎疏此擬正服小功也馬氏曰曾子於喪禮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税而税之者蓋亦禮之所下禁也()喪服小記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税之註降者終其正服也如叔父及嬸孫正服期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為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

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
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爲降也凡降服
者重於正服

稅服全服月數

問稅服是追指服期已過而始服之者耶抑垂盡
而聞必滿月數耶 宋浚吉

答古人論之詳具于下

晉元帝制小功緦麻或垂竟聞喪宜全服不得
服其殘月○賀循曰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
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
云鄭玄云五月之內則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

除服月數後始死日計

小功不税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沿情異理服餘月○宋庶翁之謂鄭王所論雖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我不容成服者之人情未為允恠

附變除

問凡喪出於月晦則成服在於次月之初大功以下以月數為限者並除服也以成服為始計耶以喪出為始計耶李惟泰

答期以上既皆以死月為計獨於大功以下以成服為計恐無義意當以死月為準

心喪

問師喪何無定制服之當如何 宋時烈

答禮經及諸儒說可考

檀弓孔子之喪則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子子若喪父而無服○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吊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曹弁敏問吊服加麻者幾時而除鄭康答凡吊服加麻者三月除之○蜀譙周曰雖服除心喪三年○庾蔚之曰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惟師氏之

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而國子生之服齊衰猶粗依古禮吊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張子曰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矣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吊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

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丘氏曰宋儒黃榦喪其師朱子弔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其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冠加絲武柏卒其弟子金履祥喪之則加經于白巾經如緦麻而小帶用細苧黃王金三子皆朱門之嫡傳其所製之師服非無稽也後世欲服師之恩義者宜準之以為法云○擊蒙要訣云師則隨其情義深淺或心喪三年或期年或九月或五月或三月友則雖最重不過三月

問朋友相為服如之何李惟泰

答禮經及先儒說可考

喪服傳朋友麻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經帶擅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吊服也疏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在家居止則為之經出家行道則否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是為師出行亦經也凡吊服直云素弁環絰不言帶或曰有絰有帶吊服既著衰首有絰不可著吉時之大帶明矣首言環絰則有帶未必如環但亦五分去一為帶絇之矣(一)記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註謂服無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袒則去冠代之以免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疏或共遊學皆在他國而死者每至可袒之節則為之袒而免與宗族五世袒免同歸則已者謂在他國袒免為死者無主歸家自有主則止不為袒免也○朱子曰經但云朋友麻則如弔服而加麻絰耳然不言自數至於祭奠則溫公說聞親戚之喪者當但為位哭之不

朝夕哭不拜

當設祭以其神靈不在此也此其大槩如此亦當以其厚薄長少而為之節難以一定論也

朝夕哭

問喪中朝夕哭時當有拜禮蓋生人晨昏定省亦當拜而喪禮闕之何歟愚伏曰家禮朝夕哭奠有再拜之文何以云闕之耶又曰哭奠是一時事非兩項事云此說如何宋後言答喪人常侍几筵故無朝夕拜謁之禮也家禮朝夕奠再拜非為朝夕哭也為設奠也今人皆以朝夕哭及奠為一項事常以為非曾考士喪禮果為

二項事剪說非是

語類問孝子於尸柩之前在喪禮都不拜如何朱子曰父母生時子弟欲拜亦須俟父母起而衣服今恐未忍以神事之故亦不拜之○通解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疏直云婦人哭則丈夫亦哭矣但丈夫不備也）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主人即位辟門主人拜賓右還入門哭（云云朝夕哭）徹者出于門外外自作階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云云依大斂奠）乃奠醴酒脯醢外丈夫

踊入如初設賓出主人拜送云云右朝夕奠

奠

問朝奠及題主條云再拜哭盡哀遷柩條哭盡哀再拜賓祭則哭再拜文勢之不同各有意耶丘氏於此數者皆以且哭且拜為之儀節是果合於家禮本意耶黃宗海

且哭且拜

望奠與朔有異

答丘儀亦可從也

問儀禮士喪禮月半不殷奠月半奠固是大夫禮然平日家廟常行望日祭禮今於凡遷豈可全廢惟饌品與朔奠有差如何宋浚吉

答望奠差減而行之為可

俗節上食後別設時食

問三年內俗節依朔奠禮日朝奠兼上食行之耶抑朔與俗節有間上食後別設酒果數饌否宋淺吉

二年內設奠無祭降

答俗節日朝奠兼上食行之似過盛朝上食後別設無妨

問家廟朔望有祭降之節而三年內殷奠則無之何歟宋淺吉

答孝子常侍几筵故不為祭降也

上食

禮無夏日三上食

問人或有夏日三上食者如何朱後言

答儀禮註疏有所論

士喪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註饋朝夕食也疏鄭註鄉黨云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舉略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略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

上食終三年

問朱子丁祝夫人憂常居寒泉精舍朔望來奠几筵云云朝夕不行饋奠耶今人葬後或廢上食何如

答奠後朝夕上食罷奠又罷朝夕當有疑當考諸書以橫渠程公說及朱子答尊味道書觀之當不罷然以檀弓卒哭而諱生事葬而反事始下鄭註及疏及朱子答陸子壽書胡伯量李繼善等問目觀之古禮分明罷之家禮雖無罷之之語而以朱子常居寢泉朔望奠几筵之文觀之似於罷朝夕奠之日并罷上食只行啟奠於朔望誠難為準唯當以朱子所謂不害其為厚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之教為定論耳

張子曰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

哭於何處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撤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也如其親之存也○朱子答葉味道書曰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鄭註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疏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啟奠啟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

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

見通解續卒哭祔練祥禫記

○朱子答陸子壽書曰據禮不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後不復饋食於下室按子壽欲於祔後撤几筵朱子痛闢之累百言大意似謂祔後主復于寢几筵一終三年而上食則卒哭後當罷也更詳之○胡伯量問按儀禮始虞之下猶朝夕哭不奠書儀亦謂奠後饋食為俗禮如此則几筵雖在但以朝夕哭為猶有事生之意爾按朱子所答不以為非○李繼善問檀弓既祔之後唯朝夕哭拜祔奠按檀弓無此文可疑無乃指上條所引鄭註及疏說

耶更詳之而張先生以為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溫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不知如何朱子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詳此語意似謂朝夕饋食古禮當罷而從俗從厚為不害也○家禮虞後罷朝夕奠無罷朝夕上食之文龜峯曰看家禮則雖不言罷而當罷於罷朝夕奠之日以遵古禮但朱子有不害為厚之語行亦可○退溪答人曰朱子答友人書論奠後几筵不可撤但據儀禮則當不復饋食於下室云云所謂几筵不可徹者尚有朔望祭故也若不復

饋食於下室則祔祭後似不復上食矣但今人皆終三年上食禮宜從厚從俗而行之可也

兄弟無後服內不宜撤几筵

問弟死而無妻子出葬後即祔祖龕撤几筵否朱子吉

答弟雖無子卒哭後撤几筵有所不忍禮妻喪期卒後撤几筵依此行之未知如何

父母喪中子先則成服前廢朝夕上食

問子死於父母喪中則其成服前父母朝夕祭當廢否愚伏答曰禮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而後各反其所釋之者曰象生者為凶事而聚集也以此推之則未

殯前朝夕上食不得已當廢矣云云 朱憲吉

答鄭說是

吊

問今人吊喪或立或伏哭何者為是 黃宗海

答當立哭也然從俗伏哭亦無妨

問主人未變服吊者服色如何

答云云見上親厚入哭條

問平日若不升堂則似不可為外喪而便入於內喪同殯之處如何姜特立碩謨

答內外喪不可同殯入哭與否不須問也

吊當立哭

主人未變服吊者不變服

內外喪吊哭

婦人喪吊而不哭

問知生者吊而不傷禮意固當而於朋舊相好之間吊其毋喪而不哭此果人情乎黃幸海

答婦人之喪未及外堂者不哭可也鄉人多有哭之者非是

不知死則不哭

問知生者吊知死者傷禮也但生者情厚則雖不知死似不可不哭未知如何姜持立碩期

答死者無分則豈可強意哭之

哀壓而不可一

問畏壓溺三者古禮有無服之文今人遇此

聚不吊

受吊之節及吊變禮

變者頗多當從古禮否 黃宗海

答畏壓溺不吊擅弓有之而不服之言則未之見若死於兵若赴京溺於海則豈有不吊之理乎

問受吊之時迎送之節不可以一槩處之若於野次遭相識則亦可相吊耶 宋時烈

答禮經所論可考

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註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內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婦人於適者固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吊則主婦下

朋友分厚薄後吊哭

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適者之吊亦不出門若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檀弓齊莊公襲莒子奪殼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吊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左傳齊侯吊諸其室○按檀弓之言雖如此然過相謙辭豈可不吊

問曾子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今或在遠地練後往吊則猶且不哭乎吳正郎允諾

答曾子之說雖如此若情厚者則哭之何害亦人

既除喪而受吊

情之所不能已也

問除喪之後親舊不知已沒喪而來吊則待之當如何李惟泰

答禮經所論可考也

擅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註主人文子之子也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吊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

不相識者來見非為弔慰則不哭

家禮聞喪未行除服成服二字

未忘也庶幾近辭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

問喪中未曾相識者請與相見則當哭拜以接之耶 宋淩吉

答於死於生者皆所不知之人非為喪事亦不為弔慰而來則不必哭也

聞喪

問家禮聞喪變服之下無成服二字者恐蒙下文皆如上儀而然耳申知事提

答聞喪變服豈至聞後第四日之久予必落成服二字無疑

問聞母妻黨之訃哭之當於何所有吊者亦當受之耶

答禮經所論可考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莫○檀弓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

聞外妻

無服為位

異室註父在已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吊者告若是交遊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子為主者甥服舅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吊拜賓也主人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

問降而無服者不當為位而哭耶

答禮經所論可考也雖元無服者分厚之喪亦當為位而哭

奔喪無服而為位者姪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註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總麻

嫁則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吊服而加絰之環絰也

冠昏祭過喪

問將冠昏及祭而過喪則如之何 宋時烈

答古禮各有節目當酌古參今做而行之耳禮記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奠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註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三加而止不醴之也醴及饌具悉撤去又掃除冠之舊位

乃即位而哭○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曰喪服而冠註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齊衰以下可曰喪服而冠斬衰不可○雜記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開元禮以其冠月曰喪服則冠也非曰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孔子曰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而嗣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而朝於祖按此言因變除而冠也以此觀之斬衰而冠亦有接也○右冠遇喪○曾子問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

則如之何孔子曰婿使人吊如婿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吊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稱伯父世母婿已奠婿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婿既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婿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之註有吉日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命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命吊之○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

反註女子在室為父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途非在室矣用齊衰之禮而服期〔〕婚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少間後哭位而哭曰除喪則不復昏禮可事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註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昏禮卑乃嘗之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右第三節〇曾子問曰大夫之祭有司徹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天子崩后之喪若夫人之喪君之

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斬衰自
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
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堂中之
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
無服則祭註外喪在大門之外也士卑於大夫
雖緦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
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
無服則可祭也○雜記大夫士將與祭於公除
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
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

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註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次於異宮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註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次期以下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亦而後祭註將

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五禮儀凡散齋聞大功以上喪及疾病者並聽免若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右祭過喪

奔喪

問家禮奔喪既葬則先之墓若家近而墓遠必過家而至墓乎姜恃主頊期

答既葬先之墓為體魄也然家近墓遠則何必過家不入而先之墓乎

奔喪者墓遠則不必過家先之墓

問喪禮備要奔喪者至而值主人成服之時小功以下則直與主人成之云主人雖已成

小功以下奔喪主人已成服則

四日成服

服亦當即成服聚朱子吉

答主人成服已過則小功以下亦當四日後成服也

后土祠

治葬

問開塋域時及葬時后土祠只用告事禮設酒果脯醢而已乎抑當用盛祭否世俗或豐或簡無準式何以則得禮之中歟宋子吉

答某家用盛饌未知果何如也

后土改稱

問瓊山曰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似僭文公大全有祠土地祭文改為土地云而

退溪答鄭汝仁曰當從朱子家禮稱后土后土之稱果為僭則家與墓有何所問而於家則稱土地於墓則稱后土乎姜博士碩期答丘氏似僭之說似然故今當據大全改稱土地之神退溪尊家禮亦有意

問祠后土時執事者以東為上何意黃宗海

答以曲禮朱子說及諸儒所論推之似當西上東上未詳其意或大儀禮疏命筮者在主人右註命筮者宜出右出今東上本於此耶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

向之席皆尚左○陳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
温公曰神道尚右

問家禮后土祠無焚香一節其意必非偶然
蓋焚香求神於陽也灌地求神於陰也后土
地神故只求之於陰而不求之於陽義似如
此而喪禮備要祠后土具有香爐香合何歟
宋後吉

答考家禮不言上香只酹酒無乃有意耶丘氏儀
節及家禮正衡皆有上香之禮故備要因之未知
是否

問喪禮備要若祔奠先塋則別以酒果告于先祖云云告之之禮家禮不著而備要亦不詳當於后土祠後主人自告之否其告辭何以措語而亦有慘降之禮否備要后土祠主人若自告則云為父某官某甫云云所謂某甫何語耶告先祖亦當云某甫歸來爰吉

答祔奠先塋則使服輕者用酒果告之云今為孫某官某營建宅兆謹以酒果用伸虔告云云似得慘降之節亦當有之所謂某甫云者指亡者之字也先祖前則稱名可也古者雖稱字今不可用后

士祭亦然

問下帳之文其義如何 宋時烈

答下帳者恐是對上服而言也如公服靴笏幞頭襴衫在身上之物故曰上服牀帳袵席倚卓在人身之下者也故曰下帳看下劉璋所引溫公喪禮陳器篇說則可知矣退溪之意則以為當下之帳恐未然鄭道可問下帳置之不敢知愚答之云云道可曰來教得之

綱目周主贇造五丘下帳註山陵中便房所用

自居上帳五丘居下帳 上帳下帳之說當考

筍數及三穀名

問家禮筍註竹器五以盛五穀云而既夕禮筍三盛黍稷麥云云二禮不同何意所謂五穀其名亦可聞歟 姜博士 碩期

答家禮與儀禮果不同可知五穀之名見孟子註以此用之如何

孟子註五穀稻黍稷麥菽

翌用周尺

問翌扇似當用造禮器尺而其高出於棺上似不穩勢當用周尺 宋浚吉

答用周尺似可

作主

問古者大夫無主或曰有主何說爲是 李惟泰

答諸家說附見于左可參考也

通典後漢許慎五經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又公羊大夫聞君喪攝主而往攝歛也主而已不暇待祭皆大夫有主之文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唯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

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記別庶位有尸無主何以為別○士虞頌大夫士無未主以帶主其神天子諸侯有主○開元禮四品以下無主義疏侍未見大夫士無主之文有者為長輩無○程子曰某家主式是教諸侯之制也白屋之家不可用

問龜蓍

答云未見主家禮圖

問坐式窩樽之制無論其所從而未見朱子非有之論則後人并用之有何大病乎既置之坐式復安之櫝中藏之誼密愈見其貴重

龜蓍

坐式窩樽之辨

何害於大義而至欲徹去先世已用之櫝耶竊恐篤信家禮之過或不免於固執不通之歸矣韜藉二物亦朱子之所不取未知並與去之耶家禮元自未成之書小小禮節後賢補入亦當有據何可一向揮斥乎況此圖則並入新舊圖容其行禮者之自擇去取亦不可以自意而去之也申知事諶

答愚按坐式與兩窓櫝卷首有圖故後人有見用之者有用坐式者有用兩窓櫝者不能適從余嘗以為近頃年偶得南雝家禮始知坐式司馬公家

朝所用兩牕櫝韓魏公所用今於謚解圖分明書之如何僕之意非欲必去之也朱子之意以為坐式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公之制也近世礪城尉宋公寅不知其義廢坐式專用兩牕櫝只於出入時用坐式此非家禮本意也

遷返

已除服者服色

問遷柩時已除服者將何服色以臨之與

薄士頑期

答期以下至緦之親月數足而除其服收藏之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虞則除之見下過期不葬練祥

問家禮小斂條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自啓至
莫云何服飾而臨之耶葉味士碩卿
答無服之親禮不言服飾即只著吊服而已

朝祖時燃燭

朝祖
問喪禮備要朝祖圖亦有燭曰已明而猶且
燃燭何也抑朝當於未明時耶宋後吉
答燃燭為日暗取其明也朝祖即於朝奠後行之
日暗則燭以明之日明則滅之考於於儀禮耳
既夕禮朝于禰廟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

面後入者西階東壯面在下又曰質明滅燭疏自啓殯至此時在殯宮在道及祖廟皆有二燭為明以尚早故也今至正明故滅燭也

朝祖時閤門無告辭

問朝祖時祠堂門似當開之亦當有告辭於祖考而禮無所著何歟宋浚吉

答生時出入經月而歸則並開中門以此推之朝祖時似當開門但禮無告辭當闕之

奠設如初

問朝祖條下附註所引奠設如初註云東面也若以在殯時為初則殯宮設奠本不東面所謂如初者何義耶李惟泰

神不西面

答儀禮疏云奠設如初東面也者謂如殯宮朝夕奠設于室中者從柩而來此還是彼朝夕奠脯醢醴酒擾中東面設之於席前也觀此可知其如初之義而所謂東面者亦擾特牲少牢設席于奧東面而言也見下條

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柩既北面而朝故謂之神不西面耶神既北面則東西宜若不異而乃謂東非神位而必設於西者何義

答儀禮本疏細考之可知其義

儀禮本疏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者謂不近柩設奠若近柩則統於柩為神不西面故不近柩統於柩前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奥東面則不西面可知不設柩東東非神位也者此亦擾神位在奥不在東而言也小斂奠設于尸東者以其始死未忍異於生大斂以後奠皆設于室中亦不統於柩此奠不設于室者室中神所在非奠死者之處故也

遷于廳事

問尊柩右旋者何義宋淩吉

答此可考既夕禮也

既夕禮御者執策立於馬後哭成踊右旋出跋曰右者亦取便也

問方相魌頭狂夫為之何義宋淺云

答諸家說可考

集說軒轅本記云帝周遊時元妃螺祖死于道因置方相亦曰防喪蓋始于此○周禮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柩註鄭氏曰熊之為物猛而有威百獸畏之蒙熊皮所以為威金陽剛而有制用為四目以見

剛明能視四方厲疫所在無不見也玄者北方之色天事之武也朱者南方之色地事之文也以玄為衣所上者武以朱為裳輔之以文執戈擊刺揚盾自衛凶事多邪慝乘之○及墓入擴以戈擊四隅驅方良註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方良罔良也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蜚則用木石木石久而變怪生故始蜚則歐之亦壓勝之術○風俗通曰周禮方相氏入壙驅魍像魍像好食死者肝腦人家不能當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魍像畏虎與猰故墓上

樹拓路頭立石虎○魃頭會通魃音鬼首也亦方相今逐儺有魃頭○狂夫為之方氏曰狂疾以陽有餘足以勝陰慝故也

祖奠

問祖奠之祖字何義宋凌吉

答禮註與諸家說不同當參考

儀禮既夕禮有司請祖期註將行飲酒曰祖祖始也疏死者將行亦曰祖○檀弓祖者且也註且遷柩為將行之始○漢書臨江王傳黃帝之子累祖好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行神祖

祖奠與夕奠

褐衣上玄下纁

祭因饗飲也○白虎通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註祖者徂也即行之義也

問祖奠在夕上食後耶當燕夕奠耶宋淺言答暗申時也夕上食後設祖奠而燕行夕奠為是以歛明徹祖奠之文觀之可見

問褐衣上玄下纁之制愚伏謂非但時俗皆用純色於禮亦未見上玄下纁之文如何如何宋淺吉

答褐衣乃戎衣也禮經可考

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冡衾質殺之制猶冒也註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縮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士喪禮牀第夷衾疏冒縮質長與手齊頠殺掩足夷衾亦如此上以縮下以頠連之乃用也此色與形制大同而連與不連則異也鄭云小斂以往用夷衾本為覆尸覆柩不用入棺矣○憾用夷衾註夷衾本擬覆柩故斂時不用今得覆棺於後朝廟及入壙雖不言用夷衾又無徹文當隨柩入壙矣

問愚伏書曰近日始考禮記註疏則夷衾之

制果如沙溪文說前此不曾致詳使賢者送終大事未盡如禮孤陋之失一至於此悚怍無已第家禮只曰柩衣而不曰夷衾未知夷衾之名自何時變為柩衣抑後世不用夷衾之制只用柩衣如今日所用自宋時而已然耶亦未可詳也幸因書質之云云宋浚吉

答通典及開元禮並稱夷衾柩衣之名不知始於何時然古禮既有明據遵用無疑

遣奠

問申氏備要遣奠祝下註旁親則不用永訣

終天

遣奠葬禮

當喪在遣先父

終天一句云朱子於蓉季通祭文亦用此語旁親用之恐不妨如何如何

答來示然

問遣奠條未見主人以下哭拜之文無乃該括於奠畢二字中乎若果無哭拜之義則奠畢只當徹脯納爵而已乎 黃幸坤

答遣奠雖無哭拜之文豈有設奠而無哭拜乎蒙上文故不言從儀節行之可也

發引

問偕喪同日葬者在道雖當父先母後至葬

下棺則先母柩可不違於聖賢制禮之微意耶 黃宗海

答來示得之

問隧道乃天子之禮也溫公定言葬有二法而不明言其僭退溪又曰後世上下通行今人不顧禮防而皆行之果不陷於僭越之罪乎 黃宗海

答隧道諸侯猶不敢用況其下者乎溫公非許以用之也定言葬法之有二也退溪不以犯禮禁之

似為未安

問合葬是同擴耶只是同壙耶妻當祔於何

方 宋淩吉

答禮記及朱子說可考

檀弓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註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疏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一槨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槨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槨故合葬者只同穴

而各用槨也○陳淳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淳問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時以西為上則葬時亦如此方是

合葬祔祭頭

問考妣二柩同槨而葬者不無長短之差則當齊其上乎齊其下乎 黃宗海

先後葬

答當齊其上

問同壙而葬者若待後喪而掩壙則其間日子稍遲似為未安 宋後吉

答張子既有教恐不可違然為日若久似不可膠

前後妻合葬

守耳

張子曰古者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之入相去日近故也

問入有繼室或三室則其葬其祭似皆合祔而今人多以有子者為主無子之妻或不作主恐乖禮意如何如何宋淩吉

答程張朱子論之已詳可考也

程子答富鄭公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遺書○張子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皆未嘗約再配是

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娶其祔雖為同穴同窆凡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理窟○朱子曰程先生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等差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

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甚杭陞而未安者惟奠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奠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耳大全

○黃勉齋曰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考之不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通解續

問兀抱底兩頭放下之說以索之兩頭看則其可以一條索兀抱底當中而放下耶集說

兀抱兩頭

曰今人兩頭齊用活套索放下更詳之申知事提

贈禮

答來諭得之

問主人贈之義宋淩吉

答主人贈者重君之賜而設也後世雖無君贈之禮而家禮存之疑亦是愛禮存羊之義歟

既夕禮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用玄纁束註公國君也贈送也疏贈用玄纁束帛者即是至壙窆訖主人贈死者用玄纁束帛也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

玄纁置柩東否

土地祝辭

問玄纁置柩東左右否 宋浚吉

答按開元禮奠於柩東未知有意義耶

開元禮主人受以授祝主人稽顙再拜祝奉以入奠於柩東

祠后土

問開塋域祝辭云今爲某官姓名窆日祝辭云今爲某官封謚而不稱姓名願聞其所以異 宋浚吉

答開塋域與葬時祠后土祝辭或稱姓名或稱封謚前後不同必有其義而未可知也 或云檀弓請諡於君曰日

月有時將葬矣請明以易其名者易名以諱故不稱姓名歟未知是否

題主

問題主時主人立於其前北面云然則衆主人在於其下乎猶坐於壙東之位否黃宗海

答題主時主人立於其前北面則衆主人在其下豈坐於壙東之位乎

題主時主人以下位次

無官者神主稱號

問無官而非學生者題主稱學生似未穩而且如子孫書四祖亦皆無合當稱號如何如何婦人則不書孺人只稱鄉貫亦不妨否宋

答無官而死者不稱夫則無他稱號勢不得已當書學生處士秀才各隨其宜可也婦人孺人之稱書亦可不書亦可仁氏謂無官婦人宜如俗稱孺人蓋禮窮則從下之義也

婦人行第

問婦人神主牌中亦稱第幾第幾之稱果是兄弟行第如蘇三黃九之類則中國婦人亦有此稱否黃宗海

答古者婦人亦稱行第如吊狀祭家姊妹是也我國男子婦人并不用之

問婦人神主稱號當從其夫實職否

問庶孽婦人神主稱號

答云云 並見上銘旌條

問妻喪題主今人各執所見莫有定式未知當何書耶 姜博士碩期

答朱子稱亡室丘氏稱亡妻周元陽祭錄稱嬪當依朱子所定

問夫亡而無子則其神主當何書耶宋判書淳之喪柎靈光爵叙據近世名儒之說以顯辟書之云此辟字雖出於禮記而未知果穩當否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妻既主祀則旁

註當何以書之姜博士碩期

答妻祭夫稱辟出於禮記周元陽祭錄亦曰無男主而婦祭舅姑者祝詞云新婦某氏祭顯舅某官封謚顯姑某氏今女祭夫曰主婦某氏祭顯辟某官封謚夫祭妻曰某祭嬪某氏弟祭無子之兄曰弟某祭顯兄某官封謚兄祭其弟曰弟某甫云稱顯辟似有據旁題禮無明文（婦人無奉祀之義見下答李以恂條當參看）

問世俗或有以外孫主祀者神主當以顯外祖考妣書之旁註亦書之耶外祖神主或傳於外孫女則亦將何以書之耶姜博士碩期

早幼神主陷中亦書諱

旁題從寫者之左

答外孫奉祀猶為不可況外孫女耶何必書奉祀闕之可也

問神主陷中諱某之諱字無乃不襍於早幼耶 黃宗海

答死曰諱無尊卑矣

問神主旁題或以為當題於神主之左或以為當從寫者之左願聞折衷之說

答何氏小學圖奉祀之名題於神主之左何氏之意蓋以神道以右為尊而奉祀不當書主銜之右創自改之考禮者不深究本義而反以為家禮本

文文勢然也乃以其下左旁之左為神主之左不從卷首圖而從何氏所圖者恐非朱子本意何以知其然也按家禮立小碑章曰略述其世系名字行實而刻於其左轉及後右而周焉此左字正與其下左旁之左文勢同然則碑文亦將逆書而周焉乎決不然也且主式雖自古有之至於程子其制始備而兩程全書所闕亦與家禮本圖同程門諸子所纂嘗無所見而然乎溫式善所謂凡言右皆是上文言右皆是下文詳觀文勢右傳十章及別為序次知右為下文不特新說而自明云

喪若乳兒奉祀

者近之退溪答鄭子書詳論之

問凡喪無子孫只有子婦在家禮有主喪而主婦奉其祭祀則其神主旁題以孝子某之婦某氏書之耶禮無婦人奉祭旁題不書孝若有乳下之兒則以兒之乳名旁題及長定名後改題可乎孝以酬

答婦人無奉祀之義周元陽祭錄婦祭舅姑者祝辭必謂舅某官封謚云云若不得已寧依此題主耶旁題亦無明文若有乳下兒則定其名即書旁題何必待長

題主人謝禮

問儀節主人再拜謝題主者此禮可行否宋淡吉

答行亦可不行亦可

題主奠從俗加減

問家禮題主只言炷香斟酒而今俗別設盛奠無害否宋淡吉

答從俗不妨五禮儀亦有題主奠也

父母皆亡題主祝自讀

問題主條有母喪稱哀子之文蓋父喪稱孤母喪稱哀者本溫公別其父母不欲混并者則雖父已沒似當稱哀於母喪而但疏狀中有俱亡則稱孤哀之文祝詞與簡辭有異乎

黃宗海

攝主祝辭

答孤子哀子皆各稱之不混似合於溫公朱子之意依疏狀所稱俱亡稱孤哀亦似不妨退溪之教亦然

問人死而子幼者以子名題奉祀而攝主告之之禮已詳於朱子答李繼善之書矣但以兒名書祝文曰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無乃不近於嬰兒之所稱耶 黃宗海

答當以兒名主之告以攝主之意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則改用不妨

題主祝文讀畢懷之之義未知何據 姜

博士碩揆

問題主後祝文讀畢懷之之義未知何據

答告畢即反魂未暇焚之耳退溪與金而精問答語意微與人或誤見有懷神主者可笑

成渙之制

成墳

問圓墳與馬鬣不知何制為得檀弓子夏曰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云云據此則當以馬鬣為準而今俗率為此制何歟 宋浚吉

答馬氏圓墳覆土頗高今稍去棱隅則似或堅完吾家累代墓皆從此制

成墳奠

問五禮儀有成墳奠而退溪亦有雖非禮而從俗之教如何如何 朱溪吉

答成墳奠於禮無據不敢為說

墳墓遇賊見毀

問墳墓遇賊見毀處變之節當如何

答古人論此多矣當觀其遭變之輕重而酌處之耳

通典東晉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冢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臣謂

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尸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杜夷議墓既修復而後聞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江智表按鄭玄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臨訣前表改葬之緦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一)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素服不過於緦麻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尸柩毀

非虛葬之

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起若途路阻碍猶宜制服緦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晏然不服乎○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修之議以為改葬服緦具掘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土墳不及於擠可依新宮火三日哭而已帝以為得禮

附虛葬

問人死不得其尸體者聖賢立言何無處此之道耶或招魂葬或遺衣而葬在禮何所據

答虞奚之非先儒已言之何謂無處此之道乎僕嘗抄録數條詳見于下

通典晉元帝時表瓌上表請禁招魂奚云故僕射曹馥沒於寇亂嫡孫胤招魂殯奚聖人制禮曰情作教掃周於掊掊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掃胤無喪而奚招幽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劉洽皆招魂奚請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賀循啓辭宜如瓌所上荀組非招魂奚議亦如前或引漢

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答曰未代所行豈禮也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塚是葬神也答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子實駁招魂葬以為失形於彼穿壙於此亡者不可以假存無者獨可以偽有哉未若於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孔衍禁招魂葬議云招魂而葬委巷之禮殯葬之意本以葬形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魂而葬反於人情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難曰伯姬火死而叔姬如宋葬恭姬宋王先賢先武

明主伏恭范逡並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皆
委巷乎符曰恭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
燼也就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理
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末代失禮之舉非合
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招魂論云即生推亡
依情處禮則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
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
禮無招魂葬之文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應招
魂葬議云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葬虛棺以奉終
則非原形之實埋靈棄於九原則失事神之道

博士江淵議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爲魂也無屍而殯無殯而空任情長虛非禮所許○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綱目范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得而葬也而必爲之墓不亦蔽乎○朱子曰招魂葬非禮先儒已論之矣○通典亡失屍柩服議劉智云既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

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屍柩孝子之情所欲葬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衰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開元禮云亡失屍柩則變除如常禮

問權奠

問權奠出於亂時而今人於無事時行之是果不悖於禮律耶 黃宗海

答權奠非禮至於無事時行之甚無謂也

改奠

問改奠靈座當只設倚子耶若有遺衣服置

於倚上似宜如何如何宋爰言

答然

改葬不設朝夕哭奠上食

問退溪曰改葬只設靈座朝夕上食云朝夕奠則不設耶黃脩士碩期

答設靈座則朝夕哭奠亦在其中

改葬有先輕後重

問因喪改葬者又有前後喪輕重之疑退溪初謂改葬奪情之義比新喪有間可不拘先輕之例其後謂改墓古人皆以喪禮處之與其創行臆見不若比類於并有喪之例云今何所適從耶黃宗海

答退溪後說恐當

問語類問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答子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哭於廟云云據此改葬當不行虞祭而丘氏儀節有之今士大夫皆遵行未知何據宋時烈

答朱子說固然但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朱子又有一說云云恐丘氏因此而推之為儀節也更詳之

朱子曰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方啓墓以葬畢

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行奠更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語類

問改奠服只云子為父而不云為母則改奠母者無服乎黃宗海

改奠為母亦緦

答言父則母在其中退溪曰不為母服緦者家無二尊故也此說誤矣子思曰禮父母改奠緦王肅曰非父母無服喪服疏子為母亦同豈有奠母而無服之理乎

婦為舅姑改奠緦女適人者不

問婦於舅姑改奠亦服緦否通典有出嫁女為其父母改奠緦之語也亦有攸否宋凌吉

承重者改葬緦

答按禮意應服三年者改葬當服緦古禮子之妻為舅姑期至宋陸為三年服則改葬服緦恐當喪服記改葬緦疏云又言女子子婦人外成在家又非常故亦不言據此通典所謂出嫁女緦恐誤

問改葬承重之孫亦只著素衣布巾否 姜博士碩期

答承重者雖至曾玄孫與長子無異當服緦麻豈但素服而已通典已論之

晉安然問改葬孫為祖亦宜緦但不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父卒孫為祖

父喪中改葬母告廟

後而葬祖雖不受重於祖擾為主雖不曾為祖服斬亦可制緦以葬也通典

問父喪未葬改葬母告廟酒果遍設諸位否

主人自告則父喪未葬以凶服入廟未安使子弟奉出他所而告之耶朱陵吉

答酒果本為告事而設只奠本龕可也主人自告豈可代行也凶服入廟於祔祭可見矣葬畢告廟則有哭泣之節當出主也

父葬而改葬母重服行葬

問父喪未葬改葬母墓則啓墓時當釋重服而服緦耶但緦服既成當即反重服雖執奠

父喪後改葬母服緦行事

於前喪亦以重服行之至服緦時則杖亦當去耶宋淡吉

答擾禮雖有事於前喪亦當用重服無疑若服緦時則杖亦當去

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註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問父喪既葬改葬母者服緦終事否禮凡重喪未除而遭輕服者制其服而哭之其除之也亦服輕服云則何獨於改葬緦而有異乎

以此而言雖在斬衰當其改葬母也服緦終

事無疑又按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其葬服斬衰疏曰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父未葬不敢變服以此而推之似亦有以重厭輕之義今以斬衰改母之葬是或一道耶鄭正宇永頊

答既葬與未葬有異改葬服總似無不可

前母繼母出母改嫁母改葬服

問前母繼母出母嫁母改葬皆當有服耶

答通典皆有明文然徐廣之言亦似可疑也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禮無其章故取繼母服唯事前繼一也為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

改葬不與宴樂居外

改葬除服之喪

○劉鎮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否徐廣答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兄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即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問改葬既見尸柩則非他緦服之比終三月不出入食素居外如何來後吉

答不與宴樂居外為可既不解官不出入食素無乃過乎

問改葬之緦除服之節諸儒所論不同今啟不失禮之正則當從何說姜博士碩期

答當從朱子所定

儀禮喪服記改葬緦鄭氏註臣為君也子為父也妻為夫也必服緦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緦三月而除之賈氏疏曰三月而除者謂葬時服之及其除也亦法天道一時故亦三月而除也若然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為長子子為母亦與此同也○韓文公改葬議緦三月而除之（以上鄭氏賈氏韓文公並三月而除之）○魏王肅曰司徒文子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

加麻○開元禮既葬除之○丘氏儀節葬後出就別所釋緦麻服服素服云云以上子思及王氏開元禮丘氏葬後即除○語類問改葬緦鄭玄以為從緦之月數而除服王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朱子曰如今不可考禮疑從厚當如鄭氏

反哭

問禮言反哭而祔以廬墓為善將何適從宋淡吉

答栗谷所論可考也

栗谷曰反哭固正禮但人效頻遂廢廬墓反祔

奉主就位擴之

異居者歸家

還家妻子同處禮防大壞凡喪親者自度一一從禮則當依禮反堤如或未然則當依舊俗廬墓可也

問反哭條云祝奉神主入就位擴之然則自墓來時不擴而納于靈車耶 宋浚吉

答常時祭祀奉主擴置西階卓上啓擴奉主出就位此則非若有事時故奉主直入就位仍擴之謂歟豈有自墓來不擴而今始擴之哉活看可也

問禮大小喪練後葬後有歸家之節願聞其詳 宋浚吉

答禮經及朱子說詳之

喪大記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註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奠而歸註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

者哀殺故奠後即歸也○喪服記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卒哭折笄首以笄布總註卒哭而笄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太飾疏喪大記云女子既練而歸與此註違者彼小祥歸是其正法此歸者容有故許之歸耳○既夕禮兄弟出主人拜送註兄弟小功以下異門大功亦可以歸疏此兄弟等始死之時皆来臨喪殯訖各歸其家朝夕哭則就殯所至葬闕殯而来喪所至此反哭各歸其家至虞卒哭祭還来預也故喪服小記云緦

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也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者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為異門則恩輕故可歸也○葉賀孫問賤婦丧母卒哭而歸繼看丧大記曰丧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既葬而歸雖令反終其日數而誤歸之月不知尚可補填乎因思他人或在母家彼此有所不便不可以待練之久其不可以不歸也朱子曰補填如今之追服意亦近厚或有不便歸而不變其居處飲食之節可也衣服則不可不變

疑禮問解卷之三